

中國古代修辭學的重要里程碑

——清劉青芝《續錦機》

譚全基

一 中國古代修辭學史料的新發現

我們的前人在使用漢語的悠久歷史中，為我們積累了非常豐富多彩的修辭學的材料。這些大量寶貴的材料正是我們建立現代漢語修辭學極有用的借鑑。為了發掘這個古代修辭學的寶庫，現代的學者已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。談到古漢語修辭學的成就時，人們都可以舉出不少有關的論著：晉朝有陸機《文賦》、梁代有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、宋代則有陳騏巨著《文則》、元代又有王構所著的以“修辭”為名的《修辭鑑衡》。無可否認，這些都是修辭學史上的瑰寶，從先秦到元代的重要里程碑。但是在《修辭鑑衡》以後，學者們談到修辭學的時候，一跳就跳到五四以後的作品，如唐鉞的《修辭格》、王易的《修辭學》、董魯安的《修辭學講義》……。那麼，在這悠長的明、清兩代期間，難道就只有一些詩話、文話、詞話、曲話和少數的有關的論文？難道就沒有一兩本重要的有份量的、系統的修辭學著作？

為了要補上明清兩代的修辭學史上的空白，我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。我們知道，修辭學在歷代雖然已經有了重大的發展，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，修辭學的精華，不可能在那些碩儒巨著中找到，只能在那些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古書堆中找到。經過一番努力，終於找到了明清兩代的許多大大小小的修辭學材料，這些材料正在整理發表。這樣，我們就把中斷了的傳統如實地接上了，補上了修辭學史上這一段空白。本文要介紹的是這時期材料之一，是清代一本最具總結性質的修辭學巨著——劉青芝《續錦機》。

二 修辭學資料匯編：《錦機》和《續錦機》

劉青芝的巨著共十五卷，份量相當大，成於清乾隆八年，書名《續錦機》。既然稱“續”，必然有所繼承，那就是《錦機》一書。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無法找到此書，不但我們找不到，連劉青芝那時候也沒看到，至於是否真失傳，還未能下結論，只好有待高明。關於《錦機》一書，知道的情況甚少，但是可以肯定一點：《錦機》是一

部有關修辭學的專著，它是金代元好問的作品。目前看到的材料就是元好問所寫的《錦機引》：

文章天下之難事，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，學者不徧考之，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。……山谷與黃直方書云：欲作楚辭，須熟讀楚辭，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，喻如世之巧女，文繡妙一世，若欲織錦，必得錦機，乃能成錦。因以《錦機》名之。

《錦機引》明確提出了“法度”問題。“法度”就是作文的方法，但它是“雜見於百家之書”裏面，所以必須收集起來，作為借鏡。就等於今天所稱的資料匯編，這也正是元好問編《錦機》的目的。《錦機》就是織錦的機，是織錦所不能缺少的工具，而且這個機的好壞，直接影響到織出來的錦的質量。這個比喻用於寫文章，錦比喻文章，錦機比喻作文的方法。作文方法就是修辭的方法。所以元好問把寫作與法度的關係比作織錦和織錦機的關係，實在是具有明確的修辭學觀點。可惜，這樣一本修辭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卻失傳了。

劉青芝極為推崇元好問的觀點理論，他雖然沒有看到原書，但他卻模仿其精神，編成了十五大卷的《續錦機》。他說：

昔元遺山謂文章法度，雜見於百家之書，學者欲窮其淵源，非徧考之不可也。喻如織錦，必得錦機。因著《錦機》一書。余甚愛慕而未獲親。竊仿其意，集前人議論，釐為十門：曰源流、曰體裁、曰義例、曰法式、曰自得、曰評隲、曰竄改、曰譏賞、曰辯證、曰語言。共十五卷，名曰《續錦機》。

這段話見於《續錦機》的序，是《續錦機》編輯的主旨。主旨就是給予人們以一種寫作文章的工具，也就是教給人們以修辭方法。在“語言”這一部分集中收集了有關修辭一般理論的材料；在“法式”這一部分集中收集了關於具體修辭手法的材料，這兩部分最值得我們注意。

三 《續錦機》內容簡介

《續錦機》輯錄了前人有關修辭學的論述而加以適當的編排，歷史上的重要的修辭學材料都有選擇地收進來了。例如：王充《論衡》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、劉知幾《史通》、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、《續通考》、汪份《文章各體》、徐伯魯《文體明辨》、楊慎《楊慎集》、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、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、朱彝尊《元史類編序》、荀悅《申鑒》、顏之推《顏氏家訓》、尚衡《文道元龜》、王安石《上人書》、司馬光《論文》、邵伯溫《聞見前錄》、張端義《貴耳錄》、唐順之《與茅鹿門書》、曹丕《典論論文》、宋濂《文源》、蘇伯衡《染說》以及《左傳》等。可見收集的範圍很廣，包括經史子集。有的來自專著，有的來自單篇論文。這些材料雖然大多數可以在原著中看到，但是如果加以挑選，它們就會埋沒於原著之中。一旦按照一定原則加以選出，集中分類，就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。

本書把材料分為十個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：源流 “源流”是指繼承關係。即作者與作者之間，風格與風格之間，或

者某些文章之間的互相影響和繼承關係。（例畧）

第二部分：體裁 “體裁”指文體的分類及各體文的寫作方法特點。主要材料來自汪份的《文章各體》及徐伯魯《文體明辨》。（例畧）

第三部分：義例 “義例”講各體文章的作法及應用。（例畧）

第四部分：法式 “法式”就是關於修辭的方法。這部分和修辭學有密切的關係。所收材料來自《文心雕龍》、《史通》、《文賦》、《錦機》等書，這些書都是《續錦機》的《跋》所特別提出來的，故為全書的重點所在，最值得重視。例如：

謙嘗受學於立夫，問其作文之法。則謂有篇聯，欲其脈絡貫通；有段聯，欲其奇耦迭生；有句聯，欲其長短合節；有字聯，欲其賓主對待。又問其作賦之法，則謂有音法，欲其倡和闐闐；有歌法，欲其清濁諧協；有辭法，欲其呼吸相應；有章法，欲其布置謹嚴。總而言之，皆不越生、承、還三者而已，然而字有不齊，體亦不一，須必隨其類而附之，不使玉瓊與瓦缶並陳，斯為得之。此又在乎三者之外，而非精擇不能到也（《潛溪集》）

第五部分：自得 “自得”是寫文章的心得。這部分材料包括很廣，主要是寫文章有所得的感受。例如收錄了陸機《文賦》全篇，因為陸機自稱：“余每觀才士之所作，竊有以得其用心”，故為“自得”的材料。（例畧）

第六部分：評隲 “評隲”就是評論，評論作家、作品、文風、文論等，有的是讚賞，有的是批評。（例畧）

第七部分：竄改 “竄改”即是改易。這部分是收集古人改易字句及內容的材料，能反映古人修辭的一個側面。例如：

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，沈存中記穆修、張景二人同造朝。方論文次，適有奔馬踐死一犬，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。穆修曰：“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。”張景曰：“有犬死奔馬之下。”今較二語，張當為優，然存中所記，則又渾成矣。（《捫蝨詩話》）江村曰：余曾記某書云：歐陽公以“逸馬殺犬於道”六字蔽之，似更勝。

第八部分：譏賞 “譏賞”也是屬於評論，與“評隲”相近。但“評隲”側重於以作品和理論為評論的對象，而“譏賞”則側重於以人事為評論對象。（例畧）

第九部分：辯證 “辯證”就是考證的意思，這部分材料主要是考證一些作者寫作的事蹟，考證一些著作的寫作經過，包括一些評論和一些瑣聞逸事，使讀者能夠了解一些著作的背景。（例畧）

第十部分：語言 “語言”是一般理論。這裏指的是一般文學理論和修辭理論。包括範圍很廣，談到修辭的一般原則和要求，材料重要，分量也重。所引如《左傳》、《論衡》、《申鑒》、《文心雕龍》以及文人文論及往來書信等。例如：

古之為文，法在文成之後。詞由理出，文自詞生，法以文著，相因而成者也，非求法而作也。後世之為文，先求法度，然後措詞以求理，法在文成之前，以理役詞，以詞從文，以文從法，所以愈工而愈無法也。（郝伯常《論文》）

……且所謂為文者，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。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。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，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，要之，以適用為本，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，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。不為之容，其亦若是乎？否也。然容亦未可已也，勿先之，其可也。（王安石《上人書》）

此部分材料甚多，非常精要。就拿這兩段話來說，郝伯常對修辭方法有其獨特的見解，認為“法在文成之後”，不應先有“法”來限制“文”。王安石認為文章“以適用為本，以刻縷繪畫為之容”，就是闡述為文作用與修辭的關係。這部分材料關係到修辭學的整個範圍，是珍貴的修辭學資料。

當然，我們不能把這十方面孤立來看，因為它們是一個整體，同處一個體系之中。

四 《續錦機》在中國修辭學史上的價值

一、《續錦機》具有明確的修辭學觀點。

中國修辭學由不科學不系統以至發展成為較具科學性和系統性，修辭學由文學的附庸以至逐漸發展成為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學科，其間的確經歷了漫長的歷程。

到了劉青芝《續錦機》，已經有了重大的發展。主要的標誌在於它具有相當明確的修辭學的觀點，這就是我國修辭學史上的一大進步。上引《續錦機》序所反映的“文章法度”的觀點就是很好的證明。整本著作的編排體例也是體現他的觀點的。此外在《續錦機》跋裏也反映了比較成熟的修辭學觀點。請看章文然所寫的《跋》：

蓋其體有萬殊，法一定而不遷。譬方圓之必以規矩，長短輕重之必以度權。若不範我騁馳，何異求曲竿之直影，望清流於濁源。先民念及，往往撰著以成篇。《雕龍》則有劉勰。《史通》則有子玄。《文賦》作於士衡，《錦機》創自遺山。固皆良工與巧匠，大有裨於後賢。

章文然是劉青芝的學生，他是充分認識到修辭方法論的重要性。《跋》裏指的“法”，就是修辭的方法論。所謂“體有萬殊”，是說文章的表現方式千差萬別；所謂“法一定而不遷”，是說指導的原則是不變的。這種觀點和劉勰所說的“術有恒數”和“文體多術，共相彌綸”是一脈相承的。“術有恒數”是說方法論有一定的規律性，即是章文然所說的“法一定而不遷”；“文體多術”是說具體的方法是變化的，即是章文然所說的“體有萬殊”。由此可見，劉青芝、章文然等是繼承了我國修辭學的優秀傳統的。

二、《續錦機》繼承了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優秀傳統。

中國歷代出現過許多文話、詩話、賦話、詞話、曲話，有的是個人論著的匯編，有的是許多作家的論著的匯編。作為修辭學來說，《續錦機》卻是“修辭話”，它集中了中國前人的修辭理論，詳細挑選，取其精華，予以分類歸納，綱舉目張，使分散的零碎的材料得以集中起來，互相彰映。既保存了大量古人修辭學資料，又把資料適當安排方便使用，從這種意義來說，《續錦機》就是名符其實的中國古代修辭學資料匯編。它匯集了前人有關修辭學的言論（部分與修辭無關），資料來自經、史、子、集，範圍甚廣（參看“內容簡介”）。

《續錦機》十分重視繼承中國修辭學的優秀傳統。在《跋》中說到：“先民念及，往往撰著以成篇。《雕龍》則有劉勰，《史通》則有子玄，《文賦》作於士衡，《錦機》創自遺山。固皆良工與巧匠，大有裨於後賢”。其中提出的四本書，除了失傳的元

好問《錦機》外，其餘三本都是修辭學史上的重要著作。他們認為這些著作都是對後人大有裨益的。必須指出，《跋》中提到的四本著作，固然是談修辭學史所不可缺少的，但是，重要的著作遠遠不只這三本。我們認為，宋人陳騭《文則》就非常重要，講中國修辭學史時不能不大談特談的。我們在《〈文則〉研究》（問學社，1978年版）一書中指出：“《文則》是我國修辭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因為它是第一本把修辭作為專門內容來討論的專書。”所以，《跋》裏沒有提到《文則》，不能不是個遺憾。

三、《續錦機》總結了中國古代修辭學的成就。

所謂中國古代修辭學，主要指的是五四以前的修辭學。這種修辭學還沒有受到西洋修辭學的影響，是中國固有傳統的修辭學。它是以文言為研究對象的。五四以後，情況就不同了，修辭學主要以白話為研究對象，而且大量吸收了西洋的理論。《續錦機》從那些方面總結了古代修辭學的成就呢？一方面表現於所輯錄的有關修辭的材料中，他們從無數古籍中選出了這些有代表性的材料，編成了這本資料匯編，證明了中國有豐富的修辭學資料；一方面表現於歸納材料的體系。

劉青芝把所收集到的材料編排為十大部分，這種分門別類的方式可以從一些詩話和詞曲話中找到，劉青芝不過是參考了許多其它同樣性質的書籍而制訂出來。我們不要把十個方面孤立來理解，因為它們是個整體，它包括了古代修辭學各個方面。例如：“話言”就是一般修辭理論，“法式”則是具體的修辭手法，談到史的繼承，則有“源流”，談到各文體特點則有“體裁”，至於“評隲”和“譏賞”則屬於嚴肅的修辭評論，而“自得”與“辯證”就屬於文人修辭的心得和逸事。通過十方面的材料，把中國古代修辭學面貌呈現於我們的面前，而《續錦機》這個體系對於我們今天編寫古代修辭學資料匯編，也有很大的參考作用。

總的說來，《續錦機》留傳給我們這十個方面材料，是非常可貴的。我們按圖索驥，可以找到更多的史料，就能粗畧地了解到中國修辭學的基本面貌，我們就會驚歎我們竟有如此豐富多彩的修辭學遺產。

由於《續錦機》具有較明確的修辭學觀點，繼承了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優秀傳統，一定程度上總結了中國古代修辭學的成就，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古代修辭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當然，由於編者的局限性，對於材料的掌握還不夠全面，許多材料沒有看見，加上編者的眼光只看到著名的作品和人物，因而忽畧了許多寶貴的資料，特別是那些不大聞名的著作；又由於編者對修辭學體系還未有較深入的認識，選材有時不免過寬；還因為此書只是資料的選編，沒有加上編者的見解，因而限制了此書的作用。當然，我們不能用現代的修辭學觀點去要求清代的劉青芝，也不能用現代的修辭學體系去要求劉青芝，我們只能歷史地、客觀地研究它，給它以較恰當的評價。像《續錦機》這樣重要的古代修辭學著作，竟然長期以來不為人們所重視，說明了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。希望語文工作者共同努力，發掘古代修辭學的寶庫，讓更多的沉睡着的文化遺產重新獲得生命！